



节日之际，全面封网为哪般？

当圣诞节之际《铃儿响叮当》的清脆铃音响在大街小巷的时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了，在互联网世界引起了震动。那就是，由中共中宣部、工信部、公安部、移动、联通等九个部门下达的网络查禁命令，使许多服务器托管系统一夜之间形同虚设，众多企业网站无法登陆，许多论坛、博客、留言板或其他社区程序运行统统失灵。当各个无辜的用户质问所托管的服务器时，得到的解释是以“扫黄打非”的名义进行的又一轮严格的网络过滤与封锁。目的就是将网站上所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立即封杀。没有人对无辜的用户们解释恢复正常的准确时间，也没有人对此查禁给用户们带来的经济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负责。

尽管中共历来喜欢在节假日等

所谓的“敏感日”前异常躁动，采取一些欺世盗名的理由，诸如“扫黄”等，对互联网进行控制，但本次从对服务器封杀手段的严厉程度和涉及面的广度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的。明白人都说，这是对着“反共言论”来的。那么，最近有什么新鲜言论使中共发飙到如此地步呢？

原来，令中共极度惊恐的重大事件接连在两个月内发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共五名官员发出调查取证司法文书，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若四至六周内被起诉人未回复，被告人将面临国际逮捕令、引渡和二十年以上刑期，判决书一旦裁定将具永久法律效力。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国际法网在收

（明慧记者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杰先生（G.-H. Beauthier，右图）近日表示：我们在建立国际法网，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犯下反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终会被绳之以法。

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成功地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对于起诉江泽民案，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这说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以起诉这些罪犯，这些人在中国还没有被绳之以法，那么就可以运用‘普遍管辖原则’在欧洲进行起诉。西班牙法庭的决定可以强化‘普遍管辖原则’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现在中共当局必须回应，但我们知道，它们是不会回应的。西班牙法庭目前在等待，将会启动司法程序，有效地将那些中共官员



逮捕并引渡。”

波杰先生说，“目前，欧洲的律师们在形成一个团队，吸取彼此的经验。我们在运作一个国际司法网，并在欧洲各国实施，正如我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那样，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系统，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来欧洲旅行将会是令其畏惧的事情。”“我们这样一步步继续做下去，终有一天，我们能成功地判定这些中共官员是反人类的罪犯。”◇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作出又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官。法官在历时四年的调查过程中，顶住了中共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施加的外交压力，在阿根廷国内外调查了受害的法轮功学员和第三方证人，采信了联合国及多边组织的有关调查报告，确认了被告江泽民、罗干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灭绝群体、酷刑等反人类罪行。

以上两项裁决均是根据“普世管辖原则”，即无论原告被告是哪国人，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此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迄今为止，已经以群体灭绝、酷刑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德国、韩国、加拿大、希腊、智利、澳洲、玻利维亚、荷兰、秘鲁、瑞典、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十余个国家。

这两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面对这来自自由、文明、法制世界的消息，中共词穷，江集团恐惧。中共此次对互联网和民间论坛、博客、留言板的疯狂封杀正折射出它歇斯底里的末日心态。◇

辽宁义县刘成三次被非法劳教 遭种种酷刑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义县法轮功学员刘成，三次被中共当局劳教迫害，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种种酷刑折磨：毒打、吊挂、不让睡觉、电击把肚皮都电焦了、坐铁椅子、夹子扎软肋、刮筋缝、掐睾丸、五马分尸，长时间抻、腰坠千斤等等。

下面是刘成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刘成，是辽宁义县前杨乡后泥村的法轮功学员。今天法轮大法在世界弘传，使人类社会道德回升，人心向善，在我们国家就有上亿人习炼，并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这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么好的功法，我们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可却遭到了中共当权者残酷的打压。身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必须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一日，我进京和平上访，可到了北京话还没等到我说呢，就遭到当地恶警的绑架和毒打。随后就把我劫持回义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又把我劫持到邪恶黑窝锦州劳教所迫害，非法关押了三年。在这期间，因我不配合、不放弃信仰，经常遭到锦州劳教所恶警马勇、白金龙、李松涛、张春风、杨庭伦、张加彬、冯子彬、韩建军、韩立华等人的毒打、不让睡觉、电击，把肚皮都电焦了。就这样我一直也不配合恶人，走了过来。

第二次，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四日半夜，我在家中，突然被私自闯进来

的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义县前杨乡派出所一帮恶警，强行绑架到义县看守所，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我又遭到狱警们的毒打。非法关押半个月后，七月二十日又将我劫持到锦州劳教所。在劳教所，我遭到了比第一次更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非法劳教期间，我再一次的体验到中共操控下的锦州劳教所的残暴。那时，由于我不穿马夹（犯人的服装），恶警们便唆使刑事犯强制我坐铁椅子，椅子面上只有一根铁棍，让你全身的体重都放在一根铁棍上，同时将我的手、脚都铐住不动。不长时间，我的腰、臀部、下肢、后背，就都剧痛起来，疼得我剜心透骨，那真是生不如死。

就这样我被用此刑折磨了四天。接着以恶警李松涛为首的邪恶之徒，又强行让我的腿双盘，并用床单将双腿绑死，双手反扣背后，头戴安全帽，同时播放诬蔑大法的广播给我洗脑，用电棍电击我的脸部，脖子。

恶警们为了“转化”我，竟把我摁在床上，双手分别铐在床的两端固定住，然后指使刑事犯陈长斌、王涛、李焕雨、李峰、尹明德、孙国泽等人，轮番的用拳头暴打我的胸部，大腿根、用鞋底子打头、脸部，用拖布把儿打我的膝盖、脚脖子、背部。同时恶警们还用电棍电击我的颈部和脸。就这样，他们还觉得不过瘾、不够狠，恶警刘新江又指使刑事犯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同时下手，用拳头继续

击打我的胸部，用棍子击打我全身，他们还残忍的用裤带夹子扎我的软肋、刮筋缝、掐睾丸。这样受刑后，我躺在床上长达半个月不能动，从此我的腿落下了疼痛、麻木，没有知觉的病根。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早四点多钟，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伙同义县前杨乡派出所恶警，把我绑架到锦州看守所，六月十二日被非法劫持到锦州劳教所劳教一年半。

在锦州市劳教所，非法关押五个月的时间里，我遭到了二大队恶警们的体罚、坐小板凳、毒打等迫害，恶警用各种姿式罚站，有时被吊起来，手背过来弯着腰，一站就是数小时。家人第一次看我时，我双手拄上了拐杖、是被人架着出来的。

之后，我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的一所三大队残酷迫害。马三家教养院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而一所三大队又是非法关押全国各地转过来的坚定的男大法弟子的地方。所以迫害的手段、花样也非常的多。如：强迫大法弟子宣誓骂师父和大法、并签字认可；我不认可，就把我扣在铁床上，用开口器撬开嘴，长时间不能闭口，还往我嘴里一连灌了三、四次不明药物；用手铐吊挂两臂长时间不止；用铁床绑双腿、吊两臂、腰坠千斤；五马分尸，长时间抻；用多根电棍，同时多次电击我的全身所有部位；还强迫我长时间的奴役劳动等。

以上是我三次被劳教迫害的经历，我只是无数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中的一个，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在劳教所等黑窝里继续被残酷迫害着。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黑窝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的比比皆是。然而行凶者之所以至今仍敢继续行恶，并且逍遥法外，就是因为有恶党流氓集团的背后撑腰和唆使，致使劳教所等黑窝的恶警想用迫害法轮功这善良的群体，并以此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原重庆大学学生吕震被毒打致死

明慧通讯员大陆报道）原重庆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生、大法弟子吕震在山东监狱入监队因传法轮功文章被恶徒发现，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日从十组送到二十七组遭受迫害，遭受十一监区恶警陈岩等人指使的犯人谢小刚、李大鹏、蔡东兴等六名恶徒的酷刑毒打（二十七组的班长叫麓恒学），当晚，即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被活活毒打致死，年仅三十三岁。吕震在此之前身体健康精神很好。

家人被监狱告知吕震二零零九

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死于心源性猝死。而吕震家族中从未有人因心脏病死亡。在此之前，临沂、蒙阴“六一零”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传出话来说吕震疯了，但是家人从未接到吕震身体状况的任何通知，却突然接到吕震的死讯。

鉴于吕震遗体上有青紫伤痕，吕震的家人要求做尸检，尸检于六月三十日上午进行。尸检显示吕震被毒打致死。◇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